



(全译本)

译林出版社

【爱尔兰】埃·莉·伏尼契 著

古绪满 译

牛虻

牛虻

(全译本)

译林出版社

【爱尔兰】埃·荷·伏尼契 著

古绪满 译

4

(苏)新登字第 008 号

E. L. Voynich
THE GADFLY

牛 虻

[爱尔兰]埃·莉·伏尼契著 古绪满译

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经 销 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滨 海 印 刷 三 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220 千
版次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6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393-4/I·198
定 价 (普及本)6.8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部

第一章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正在仔细查阅一大叠布道文稿。这是六月里的一个傍晚，天气很热。为了室内空气凉爽，窗户全都敞开，百叶半掩。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甫停了一下笔，朝俯在文稿上那个满头黑发的脑袋看了一眼，目光中洋溢着慈爱。

“找不到吗，亲爱的^①？找不到就算了。那一节我一定得重写。可能给撕掉了，害得你白白花费了这么多时间。”

蒙泰尼里声音低沉，但圆润而又响亮，像银铃一般清脆，听起来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像个天生的演说家，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他和亚瑟说话总是饱含着殷殷的爱意。

“不，神父，我一定要翻查到。肯定你是放在这儿的。即使你重写，也决不可能写得跟原来的一模一样。”

蒙泰尼里继续写他的文稿。窗外，一只懒洋洋的金龟子，昏昏欲睡地微微作响，还有水果贩子在大声喊叫：“草莓子啊！草莓子啊！”那叫卖声凄清悲凉，沿着大街悠悠回荡。

“《论医治麻风病人》，找到了。”亚瑟说着就穿过房间往神父那里走。他走起路来步伐柔软，家里那些有教养的亲属对此总是不顺眼。他生得瘦小，不大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小伙子，倒像十六世纪人物画里的意大利少年。他睫毛长长，嘴角灵敏，手脚纤小，全身上下处处显得过于精致，轮廓过于清晰。他若是静静地坐下来，很可能被人误以为是个穿着男装的窈窕淑女。可是，他动作非常灵巧，那姿态会使人想到一只驯服的、没有利爪的豹子。

“真的找到了吗？亚瑟，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我向来丢三落四的。算了，我也不想再写了。到园子里去吧，我帮你做功课。你哪些地方不懂？”

他们走出房间，来到了园子。修道院的园子悄然静谧，丛影朦胧。神

^① 原文是意大利语 carino。本书故事发生在意大利，作者在叙述中常常夹用意大利语，以加强气氛。

学院的这些房子，原来是一所多明我会^①修道院。两百年前，这片正方的园子装饰得很整齐。黄杨树栽得笔直，两排树木的边缘之间，生长着一丛丛剪得很短的迷迭香和薰衣草。如今，栽培它们的那些白袍修士已经长眠地下被人们遗忘了，但是那些药丛仍然鲜花盛开，尽管没有人采它们合药，可它们依然在柔和的仲夏夜晚散发着扑鼻的香气。石板路的缝隙里杂草丛生，长满了芫荽菜和耧斗菜；园中心的那口井也为羊齿叶和纵横交错的景天草所淹没。玫瑰恣意生长，舒枝展叶，蔓延过条条小径；偌大的红罂粟花在黄杨树间盛开，艳丽夺目；生得高大的毛地黄，俯首于杂草之上；还有未经修剪、从不结实的老葡萄藤，从那棵冷落的枸杞树枝上悬垂下来，始终缓慢地摇曳着蒙茸的枝头，像是有说不尽的愁哀。

一棵夏季开花的大木兰树，从园子的一个角落里突兀耸起，浓密的枝叶犹如一座宝塔，到处点缀着乳白色的花朵。大树旁安放着一一条粗糙的木凳，蒙泰尼里就坐在那条凳子上。亚瑟在大学里读的是哲学，由于在一本书上遇到了疑难问题，这才来向“神父”请教。他虽不是神学院的学生，可是在他眼里，蒙泰尼里犹如一部大百科全书。

亚瑟等那一段解释明白以后，就说：“要是你没有别的事，我就要走了。”

“我也不想再干什么事了。你若有空，我想你再待一会儿。”

“啊，那好！”亚瑟靠着大树，抬起头，透过阴暗的树叶仰望着宁静的天空，只见初露的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辉。他那黑色睫毛下的深蓝色的眼睛，像梦一般的神秘莫测，那是他康沃尔郡的母亲给他的遗产。蒙泰尼里赶紧把头转过一边，以免和那双眼睛相碰。

“你好像累了，亲爱的。”蒙泰尼里说。

“我无可奈何，”亚瑟说话显得有气无力的样子，神父立即有所觉察。

“你不应该这样急着上大学。你因操劳护理病人，晚上又熬夜，已经累坏了。我本该坚持一下，让你得到一番彻底的休息，然后再离开里窝那。”

“啊，神父，那有什么用？母亲一去世，我无法在那个凄惨的屋子里再待下去。裘丽亚要把我逼疯的！”

^① 多明我会(Dominicans)：又名布道兄弟会，俗称黑衣兄弟会，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一二一五年由圣多明我创立。

裘丽亚是亚瑟异母长兄的妻子，也是他时时引起苦恼的根源。

蒙泰尼里温和地回答说：“我并不是要你和家里人待在一起，因为我很清楚，那会极有可能使你陷入不幸的境地。不过，我倒是希望你该接受那位英国医生朋友的邀请。如果你在他家里休息个把月，然后再去读书，情况就会好得多。”

“不，神父，我实在不愿接受他的邀请。华伦医生一家人个个都很好，待人和气，可是他们不理解我。因此，他们只是同情我，从他们的表情我能看得出来。他们会设法安慰我，还会谈起母亲。当然，琼玛就不一样，她一向懂得有些话是不该说的，甚至我们在小的时候她就懂。但是，别的人不懂。另外，也还有别的原因……”

“还有什么，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茎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了几朵花，在手里不停地搓来捻去，心里很烦躁。

“待在那个市镇我受不了，”他停了一会接着说，“镇上的店铺，是我小时候母亲常带我买玩具的地方；河岸一带，是我在她病危之前一直扶她散步的场所。我无论走到哪里，总是碰到使我联想到母亲的伤心景物。卖花姑娘见到我，总要拿着花束朝我走近，好像我现在还要买她们的花似的！还有教堂的墓地那儿，我只好避开，因为我一见到那地方心里就难受……”

他的话戛然而止，坐在那里把毛地黄花儿捻成了碎片。一时间出现了寂寞的气氛。这寂寞那么漫长，显得很深沉，亚瑟不禁抬头看看神父，心里很奇怪，神父怎么一声不响。在木兰树笼罩下，天色渐渐黑下来，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朦胧暗淡，但仍然有微弱的余光，可以看到蒙泰尼里的面孔，那脸色惨白，令人惊惧。他低垂着头，右手紧紧抓住了凳子边缘。亚瑟既敬畏，又困惑不解，赶忙把头调过一边，仿佛在无意之中闯进了圣地。

“上帝啊，”亚瑟思忖着。“和他在一起，我显得多么渺小，多么自私！我这种不幸即使发生在他身上，他也不可能更伤心了吧。”

不一会儿，蒙泰尼里抬起头，向四周看看，以最温存的口气说道：“无论如何，目前我不会强迫你回到那儿去。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这个夏天一放暑假，你就要好好休息一下。最好远离里窝那，去别处度假。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拖垮了身子。”

“神父，神学院放假时，你打算去哪儿？”

“还像往常一样，带学生进山，把他们在山里安顿得好好的。副院长

到了8月中旬就会度假回来。到那时，我要去登阿尔卑斯山，换换环境。你跟我一起去好吗？我可以带你到深山里漫游。那里的苔藓和地衣，你一定会有研究的兴趣。只是就你我两个人，也许感到有点枯燥吧？”

“神父！”亚瑟高兴得把手拍得啪啪响，他这种动作，裘丽亚曾称为“外国派头——感情外露”，“说什么我也要跟你一道去。只是……恐怕……”他不说了。

“你是不是以为，勃尔顿先生不让你去？”

“他当然不会赞成。不过，他也不好怎么干涉我。我已十八岁了，行动也能自主了。他~~只~~不过是我的异母兄长，为什么我非得事事听他的摆布不可！何况，他一向对母亲不好。”

“可是，他要真的反对，我看你还是不要和他顶撞为好。否则，你在家里的处境会更加艰难……”

“再艰难也艰难不到哪里去！”亚瑟动了感情，打断了他的话。“他们老恨我，我无论干什么，他们都会抱反对态度的。再说，你是我的忏悔神父，我跟你一道出去，詹姆斯怎么能真敢反对？”

“你可别忘了，他是个新教徒^①。无论如何，你最好还是给他写封信，我们宁可等一等，听听他的意见。我的孩子，你可不要操之过急。别人恨你或爱你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所做所为。”

这些责备话说得非常温和，亚瑟一点也没有不自在的感觉。他叹了口气，回答说：“你说的我懂，可是做起来很难啊……”

“礼拜二晚上你没能来，真是可惜的事，”蒙泰尼里突然换了个话题，“那天阿雷佐教区的主教在这里，我很想让你和他见见面。”

“我那天先已答应了一个同学，到他的寓所里参加一次会议。要是不去，大家都要等我的。”

“什么样的会？”

这一问，亚瑟感到很尴尬。“那……那不是……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会议，”由于思想紧张，他说话带一点口吃，“从热那亚来了个学生，给我们作一次讲话——类似……类似讲演的性质……”

“内容是什么？”

亚瑟犯了踌躇。“神父，你不会向我打听他的名字吧，是不是？因为我已答应过……”

^① 这儿一语双关，既表示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又暗指亚瑟和詹姆斯在宗教和感情上的裂痕。

“我什么事也不打听的。如果你已答应不泄露秘密，当然就不该对我说些什么。不过，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候，你大概能够信任我了吧。”

“神父，我当然信任你。他讲到了……我们，和我们对人民的责任……还有对……对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谈到了……我们能干些什么去帮助……”

“帮助谁？”

“农民……还有……”

“还有什么？”

“意大利。”

接着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转身问他，口气非常严肃，“这件事你已经考虑了多久？”

“自从……自从去年冬天。”

“你母亲还在世就考虑了吗？她可知道？”

“她不知道。那时候，我还没当一回事。”

“现在你——当作一回事了？”

亚瑟又从毛地黄上捋下一些花。

“情况是这样的，神父，”他两眼看着地下，开始诉说，“去年秋天，我在准备入学考试期间，结识了不少大学生，你还记得吧？也就在那时候吧，一些学生开始向我谈起——谈起上面那些事，还借书给我看。不过，我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我一心只想快点回家看母亲。你是知道的，那幢房子简直就是地狱，母亲和他们在一起完全是孤苦伶仃，光是裘丽亚的舌头就足够要她的命。到了冬天，她的病情更加严重，因此，关于那些学生以及他们的书我全都忘得一干二净。这以后，你是知道的，我根本就不到比萨来了。要是我心里还想到那些事，我一定会跟母亲谈，只是我头脑里一点也没有想过。接着，我看出母亲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你也知道，母亲临终前的那些日子，我几乎一直在陪伴着她。晚上常常熬夜，华伦·琼玛白天来接替我的时候，我才能睡一会。正是在那些漫长的夜晚，我才想到了那些书，思考了大学生说过的那些话——同时怀疑——他们说的是不是对——我们的主对这一切会怎么嘱咐。”

“你问过主吗？”蒙泰尼里的声音已经不怎么平静了。

“神父，我经常问。有时候，我向主祈祷，请他嘱咐我应该怎么办，要么求主让我和母亲死在一起。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可是，你一直对我只字未提。亚瑟，我本指望，你是能信任我的。”

“神父，你知道我信任你！但是，任何人都有一些不能同别人谈的事。我——我看，似乎谁也帮不了我的忙——即使是你，或者母亲都帮不了我。我一定要直接求主，从主那里得到解答。你知道，这是大事，关系到我的一生，关系到我的整个灵魂。”

蒙泰尼里转过头，浓密的木兰枝叶处一片朦胧暗淡，他两眼对着那儿发愣。在暮色苍茫里，他的身影显得幽魅，仿佛一个浅黑色的鬼影投身在深黑色的树荫之中。

“后来呢？”他慢吞吞地问。

“后来……母亲死了。你知道，母亲临终前三个晚上，我一直陪着她……”

他说不下去，稍停了一会儿。可是，蒙泰尼里却连动也未动。

亚瑟声音很低，继续说下去：“她死了以后隔两天就下葬了。在那两天，我什么都无心顾及。出殡以后，我就生了病。你还记得吧，我连忏悔都来不了。”

“是啊，我记得。”

“就在那天晚上，我起了床，进了母亲的房间，那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壁龛中仍然还放着那个巨大的十字架。我思量：也许上帝会帮助我。我就跪下去，等着，等着，一直等了一夜。到天亮的时候，我醒悟过来——神父，我无能为力，我无法解释，我说不清我见到了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怎么明白。但是，我明白上帝已经答复了我，我不敢违背上帝的旨意。”

他们在暗中坐着，彼此沉默无言。过了一会，蒙泰尼里转过身，手搭在亚瑟的肩上。

“我的孩子，”他说，“如果说上帝没有对你的灵魂吩咐什么，上帝是不允许我说这样的话的。但是，你别忘了：你讲的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不要把你在悲痛和疾病中生出的幻觉当成上帝的庄严的感召。如果上帝真的有意，要通过死亡的阴影来回答你的问题，那你也千万不要曲解上帝的话。你心里想干的那番事业究竟是什么？”

亚瑟站了起来，好像复诵教义一样，不慌不忙地作了回答。

“我要为意大利而献身，使她摆脱奴役和贫困，帮她把奥地利人驱除出境，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使意大利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帝王。”

“亚瑟，想一想你在说些什么！你连个意大利人也不是啊。”

“我是不是意大利人，这都无妨。我就是我。我既然已经得到上帝的启示，我也就献身于这个事业了。”

两个人又一次沉默不语。

等到蒙泰尼里说话时，他说得很慢：“刚才你提到，上帝会说……”可是亚瑟立即插话：

“耶稣基督说，‘为我献身的人将会得到再生。’”

蒙泰尼里臂膀靠在树枝上，另一只手搭在额上遮住了眼睛。

他终于说话了：“我的孩子，坐一会儿吧。”

亚瑟坐了下来，神父紧紧抓住了他的手。

“今天晚上我不能跟你讨论下去了，”他说，“这件事使我感到太突然……我思想毫无准备……我得有充分的时间，认真地作些思考，然后我们就可以谈得更加具体。目前，我只希望你牢记一件事：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惹了麻烦，如果因此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心也就碎了。”

“神父……”

“你别说，让我把话说完。我曾经对你讲过，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唯有你。我以为你并不真正懂得这句话的含义。一个这么年纪轻轻的人是很难明白这个意思的。我要是你这个年龄，我也不懂的。亚瑟，你就像我的……我的……亲生孩子一样。你明白吗？你是我眼里的光明，心中的希望。我情愿自己死，也不能让你误入歧途而毁了你的生命。可是我又束手无策。我又不能要求你向我作出任何保证，我只要求你记住我说的这番话，处处要谨慎。采取重大步骤一定要深思熟虑，这即使不是为了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我。”

“我一定会考虑——那么……神父，为我祈祷吧，为意大利祈祷吧。”

亚瑟一声不响，跪了下来，蒙泰尼里也一声不响，把手放在亚瑟低下来的头上。过一会儿，亚瑟站起身，吻了那只手以后，就轻轻穿过落了露珠的草地，走了。蒙泰尼里孤零零地坐在木兰树下，目光直盯着眼前的一片黑暗。

蒙泰尼里在沉思：“上帝的惩罚已经降临给我，如同降临给大卫一样^①。我的双手玷污了上帝的圣殿，玷污了圣体——上帝对我一直是耐心的，现在终于对我惩罚。‘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

① 据《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记载，以色列王大卫，曾害死自己的部下乌利亚，并霸占其妻，生一子。耶稣对大卫的行为不满，对他惩罚，使其子在重病七日之后死去。蒙泰尼里因与亚瑟母亲私通而生下亚瑟。这里他把自己比作大卫。

前，日光之下报应你。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①

^① 这一段话引自《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三八四页。

第二章

亚瑟要和蒙泰尼里一道去“漫游瑞士”，而詹姆斯·勃尔顿先生却对这位年轻的异母兄弟的做法很不赞成。但是，这是一次采集植物标本的旅行，和亚瑟同行的又是年高的神学教授，是一次有益无害的活动。他要是明火执杖地加以阻止，亚瑟会认为他太专横跋扈，因为亚瑟并不知道他阻止的理由，立刻会归因于他的宗教和种族的偏见，而勃尔顿一家向来以思想开明、具有宽容精神而自豪的。早在一百多年前，勃尔顿家就分别在伦敦和里窝那两处开业了父子轮船公司。自那时候起，他们一家人就成了虔诚的新教徒和坚定的保守党。但是，他们认为，英国绅士即使对天主教徒也应该有个公正的态度。因此，老主人鳏居，生活感到寂寞时，就和一个天主教徒结了婚。这个教徒也就是他们家小孩子的家庭教师，年轻貌美。老主人的长子詹姆斯和次子托马斯，对于家庭里出现了这么一个年龄和他们相差无几的继母，难免幽愤厌弃，但是在行动上仍然能有所遏制，把这一现实归因于天意。随着老主人去世，老大结了婚，本来就已难处的家庭关系就更加岌岌可危。不过，继母葛拉迪斯在世的时候，兄弟俩倒也尽心保护她，使她不受裘丽亚那刻薄的长舌的伤害。对于亚瑟，他们俩也认为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而且在尽责上并不是虚情假意，不仅慷慨大方地给他零用钱，还允许他行动上自由自在。

因此，亚瑟在收到复信的同时，还收到了一张足以“抵销”的支票。信中允许他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假期，不过口气比较冷淡。亚瑟把零用钱的一半买了植物学书籍和采集植物的标本夹，就和神父一道出发，开始了阿尔卑斯山的初次漫游。

蒙泰尼里显得神采奕奕，亚瑟好久都未见他有这么高兴。上次在花园里的谈话，蒙泰尼里初次受到了震惊。自那以后，他在心理上渐渐恢复了平衡，现在已经能坦然处之了。亚瑟年纪轻，没有什么阅历，纵使有什么决心也不至于那么毅然决然。只要对他好言相劝，晓以利害，还来得及阻止，不使他误入险途。

他们本来打算在日内瓦住上几天，可是亚瑟一见到大街上那么闪光耀眼，游乐场所尘土飞扬，游客非常拥挤，他就有点皱眉头了。蒙泰尼

里心里一阵阵欣慰，在一旁注视着他。

“不喜欢吗，亲爱的？”

“我也说不清楚。这儿和我想象的样子相差太远。不错，湖很美，我也喜欢群山的姿态。”这时候，他们正在卢梭岛上，只见萨沃伊小镇那边峰峦连绵起伏，亚瑟指着那一带说：“不过，那个镇子看上去过于严谨，过于整齐，倒有点——俨然一副新教徒的派头，显得自命不凡。是啊，我不喜欢这样的地方，它使我想起了裘丽亚。”

蒙泰尼里哈哈笑着说：“真是不幸的苦孩子啊！算了吧，我们到这儿来，本是想让自己玩得痛快，既然这样就不必再待下去了。今天我们在湖面划划船，明天早上就进山，你看怎么样？”

“可是，神父，你不是想在这儿逗留吗？”

“我亲爱的孩子，这一带我都来过十几回了。我度假是为了让你玩得高兴。你喜欢到哪里去？”

“如果随便到哪儿都不影响你，我倒想溯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去。”

“是伦河吗？”

“不，阿尔沃河，这条河多湍急。”

“那好，我们就去夏蒙尼。”

整个下午，他们驾着小舟，在湖面上随波荡漾。湖虽美，但给亚瑟的印象远远不如那条混浊的灰色阿尔沃河。亚瑟是在地中海边长大的，对蔚蓝色的微波已习以为常，因而很想看到奔腾汹涌的急流。现在，他看到如冰河一样奔泻的急流，就感到无限的喜悦。他感慨地说：“这河流真是奔腾不息啊！”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向夏蒙尼出发。亚瑟驾着车，穿过山间肥沃的田野。一路上，他兴致勃勃。可是，车子来到克鲁斯镇附近时，道路蜿蜒曲折，四周为犬牙交错的大山岗所包围，他就变得肃然、沉默不语了。从圣马丁镇那里开始，他们就弃车步行，沿着山谷慢慢向山上攀登，晚上住宿在山旁的牧人小屋或小山村，然后凭自己的感觉继续漫游。途中景物多变，亚瑟的感觉特别灵敏。他们在途经过的第一个瀑布，简直使他欣喜若狂，那神态叫谁见了都会畅快。当他们接近白雪皑皑的山顶时，他又从纵情狂欢进入了心旷神怡的恍惚状态，蒙泰尼里往日从没见过他那种神情。亚瑟和大山之间似乎有一种不解之缘。山间呼啸的松树，高大挺拔，显得阴沉而神秘，亚瑟能静静地躺在林间，连续躺几个小时，还从林隙间窥看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欣赏闪烁的山峰和绝壁断

崖。蒙泰尼里见此情状，心中很是羡慕，只是那羡慕之中夹有一点伤感。

有一天，蒙泰尼里在看书时转眼看看躺在身旁青苔地上的亚瑟，只见他那伸展的姿势和一个小时以前一模一样，还是睁着骨碌碌的大眼睛，仰望金光闪闪的天空，仰望蓝天白云。蒙泰尼里说：“亲爱的，我多么希望，你能把你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啊！”他们已从高山路转到了一个寂静的小山村，要在那里过夜。那山村就在代奥萨斯山泉瀑布附近。晴空万里，渐渐西沉的太阳已经落在松林复盖的岩顶，勃朗山脉那些圆形或尖形的山头即将烘托出阿尔卑斯山中特有的晚霞。亚瑟听到蒙泰尼里说的话，就抬起了头，那目光中饱含着困惑和神秘。

“神父，你要我说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苍穹，那儿不仅雄伟，而且一尘不染；我看到，那苍穹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等待圣灵的到来。只是我隔着一层玻璃在看，因而看得朦朦胧胧。”

蒙泰尼里一声叹息。

“往日我也曾看到这些。”

“现在一点也看不到了吗？”

“一点也看不到。这些景象我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知道它们依然存在。可是我没有能看清它们的眼睛，我眼睛看到的是另外的东西。”

“你看到什么？”

“我吗，亲爱的？我看到的是蓝天，还有雪山。我若抬头往高处看去，所看到的只有这些。但是，若看那下面，所见就不同了。”

他指着下面的峡谷。亚瑟跪起，低头俯视下面的陡壁悬崖。黄昏渐渐凝重，暮色苍茫，高大的松树拘谨地伫立在狭窄的河流两岸，像哨兵一样忠于职守。太阳像闪闪发红的煤球，一忽儿就隐没在锯齿一般的山峰后面，一切的生命和光明都失去了自然的本色。山谷间立即显出了模模糊糊的东西，阴森可怕，令人一筹莫展，仿佛那里面暗藏着杀机。光秃秃的西山那边，峭壁犹如潜伏的怪兽巨齿，等到猎物一到就把他吞到深谷的腹中。峡谷那里黑乎乎一片，只听到树林在哀吟。松树像一排排刀锋，在轻声呼唤：“快投入我们的怀抱吧！”在渐渐聚拢的黑暗中，激流在奔腾咆哮，带着永无止境的绝望，疯狂地拍击如牢笼一般的石壁。

“神父！”亚瑟颤抖着从悬崖边缩回，他站起来说：“那下面就像一座地狱。”

“不是，我的孩子，”蒙泰尼里轻声回答他说，“它只不过像一个人的灵魂。”

“人的灵魂能待在黑暗中，而且披上死亡的阴影？”

“这正是你在大街上日常所见的人的灵魂。”

亚瑟不寒而栗，目光朝下向那些阴影看去。一层淡淡的迷雾在松树林上空缭绕，与汹涌澎湃的山泉若即若离，仿佛一个凄凄惨惨的鬼，怎么也不能给人以安慰。

“快看啦！”亚瑟突然惊叫起来，“在暗中行走的那些人已经看到了一束巨光。”

就在这时，东边积雪的山峰在落日的余辉中燃烧着。待到山顶的红光消失以后，蒙泰尼里转身碰碰亚瑟的肩膀，把他从惊讶中唤醒过来。

“走吧，亲爱的，一点儿光明也没有了。如果还不走，天一黑我们会迷路的。”

“那里就像一具死尸。”亚瑟说着就转了身。他刚才看到的是偌大的积雪山顶，在昏暮中微微闪烁，完全是一副狰狞的面孔。

他们小心翼翼地下了山，穿过黑黝黝的树林，朝牧人小屋走去，他们要在那儿过宿。

蒙泰尼里一走进房间，就见亚瑟已经坐在餐桌旁等他吃晚饭。这位小伙子似乎已从阴沉的幻魔中摆脱出来，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啊，神父，快看看这条狗，它真够荒唐的，竟然能立起后腿跳舞呢。”

亚瑟对那条狗及其舞姿非常感兴趣，那专心致志的神态与他刚才在落日余辉中的表现完全一样。房子的女主人，脸色红润，系着白围裙，两臂粗壮，双手叉腰站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亚瑟与狗玩耍。她用当地土话对女儿说：“一个人能这样一门心事逗狗，头脑里准没有什么杂念。而且，这个小伙子长得多么英俊！”

亚瑟像个害羞的女学生，脸涨得绯红。那位女主人这才知道他听懂自己说的话，又见他那难为情的样子，就笑哈哈地走开了。吃饭的时候，亚瑟只谈漫游、爬山以及采集标本一类的打算，别的话什么也不说。很明显，他所做的梦幻既没有影响他的精神，也没有影响他的食欲。

第二天早晨蒙泰尼里醒来时，亚瑟已不知去向。原来天还没亮，亚瑟就出门去山上的牧场，“帮助主人加斯帕放羊去了。”

刚刚吃早饭的时候，亚瑟却又奔进屋子，光着头，手里拿着一大束野花，肩上扛着一个三岁左右农家女孩。

蒙泰尼里抬起了头，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在比萨或里窝那时亚瑟是那么严肃，寡言少语，和现在的神态相比，实在令人感到奇异啊！

“你这孩子，真是毛手毛脚，刚才到哪儿去了？早饭也不吃，就满山